

科幻鏡像中的 人性思考

——《莫失莫忘》讀後

谷中風

石黑一雄的小說《莫失莫忘》（英文原著《Never Let Me Go》）閱讀體驗十分奇特，寧靜的哀傷，沉默的悲痛，懸疑追索欲罷不能，謎底揭開又悵然若失，以及瀰漫全書的情感張力，滲透在字裏行間的人性反思，交織在一起，一波一波衝擊着讀者。讀完最後一頁，書本雖已合上，心湖卻如遭雨打，坑坑點點，此消彼現，久久不能平復。



▲石黑一雄著《Never Let Me Go》繁體中文版《別讓我走》，商周出版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在《莫失莫忘》中，石黑一雄依然採用了回憶筆法，小說以主人公「凱西」自報家門開篇。開始這場漫長的回憶時，她三十一歲，做「護理員」已經有十一年了。乍一看，這是個普通的開頭。再讀下去，就覺得有些蹊蹺。凱西把她護理的對象稱為「捐獻者」，有的人已多次「捐獻」。這些捐獻者「躺在那裏，身上接着各種儀器，面上卻是溫柔的笑容」，彷彿一場獻祭的儀式，提醒我們這個故事詭秘非常。更古怪的是凱西說「須知道等我完結的時候，我將已經做這件事滿十二年了」。看似波瀾不驚的敘述中，「捐獻」「完結」這樣的詞格外刺眼，又激起人的閱讀欲望。

科幻面紗下的冷峻思考

而當我們隨着凱西的回憶，一路讀下去，就看到了石黑筆下的克隆人羣體。他們從「出生」更準確地說被克隆出來後，就被安排在特定的地方生活成長。凱西和她的小夥伴們居住的地方叫「黑爾舍姆」。在這裏，他們如普通寄宿學校的孩子一樣學習、生活，成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們不是「人類」，而是人類器官的提供者。這把宿命的利劍，雖一時沒有直接出現在這群特殊的「孩子」眼前，其陰影卻在他們生活中揮之不去。如「導師」露西小姐所言：「你們的生活都已經安排好了。你們會長大成人，然後不等你們衰老，甚至不到中年，就開始捐獻身體的各個器官。你們每一個人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這個目的……你們是為了特定目的才被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，你們的將來，所有的一切，都已經安排好了。」

這群命定之人成年後，就從黑爾舍姆「畢業」，來到另一處被稱為「農舍」的所在。在這裏，他們等待着通知的到來，去做護理員或捐獻者。所謂「護理員」，其實是為了捐獻者提供類似「臨終關懷」服務的克隆人同伴。「護理員」的最後結局也是「捐獻者」，在多次捐出器官後，直至完結。用凱西的話來說：「也許在第四次捐獻之後，哪怕從技術上講，你已經完結了，但某種程度上你依然保有意識，這時你會發現還有更多的捐獻，很多很多的捐獻，在這條分界線的另一邊；再也沒有康復中心，沒有護理員，沒有朋友；你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捐獻出剩餘的一切，什麼也做不了，直到他們將你關掉」。

書中沒有描寫「捐獻」過程和場面，避過了血淋淋的場面。而且，沒有一個克隆人想過要反抗或逃跑，他們如馴養的綿羊，逆來順受地走上祭台，接受注定的命運。這樣的寫法表明石黑沒有走科幻題材慣常的路子，而是在更具超越性和神聖感的視角下處理這個題材。當科技給了人類主宰天地的力量，對於作為自身複製品的克隆人，人類亦應如何對待之否？這正是小說隱含的終極之問，由此也顯露出作者對人類的本體性思考和批判力量。

作為鏡像的克隆人

值得注意的是，石黑對主題的開掘沒有停留於科技層面的批判。小說人物從來都是虛構的，克隆人更是子虛烏有，但他們的命運和行蹤卻折射出真實社會的影子。小說中，凱西的所有回憶，既是她作為克隆人在尋找「身世」真相中不斷走向宿命的過程，同時也是她作為「人」從黑爾舍姆開始逐步成長的過程。這就在小說的批判力量之外，又建構起了豐富的成長隱喻。

讀過小說的人想來都會注意到，石黑在小說篇幅安排上頗有考究，他花了大量筆墨描寫黑爾舍姆的日常生活，包括少年凱西們在成長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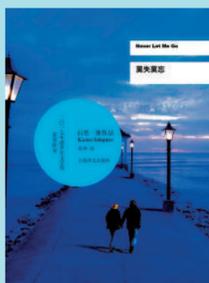
程中經歷的關於友情、愛情以及性等諸多煩惱，還有對外部世界的志志和困惑。石黑在一次訪談中所言，「我想讓這個世界（即黑爾舍姆）成為人類孩童時代的隱喻」。當凱西得知黑爾舍姆被關閉的消息，她想到的不僅是還在校的學生，還包括分散在各地的畢業生，「那些護理員和捐獻者，現在雖然風行雨散，卻依然被我們共同的出處聯結在一起」。可見，黑爾舍姆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，是克隆人莫失莫忘的「原鄉」。

按照小說的設定，黑爾舍姆是整個克隆人工程中一次獨特的實驗。主事者希望通過對克隆人孩子的教養和鼓勵，讓外界看到這些克隆人的藝術才能，相信他們也具有豐富的內心和靈魂，從而向全世界表明：「如果學生們在入道、文明的環境中長大，他們就有可能像任何普通人類成員一樣，長成會體貼、有智慧的人。在那之前，所有的克隆人——或者稱之為學生，我們喜歡這樣稱呼你們——存在僅僅是為了供應醫學所需。」這次實驗最終失敗了，黑爾舍姆被關閉。但是，小說中對凱西、湯米、露絲的情感描寫，卻又暗中支持了黑爾舍姆的初衷。比如，露絲對找到自己「原型」的執念，反映了她強烈的自我意識。再如，雖然和其他克隆人一樣，黑爾舍姆的學生也不過是人類生活的外來者和替代品，即便作為實驗主持者的艾米麗，當凱西和湯米找到她時，也沒有真正像對待同類那樣接待他們，而是保持了作為「造物主」的傲慢，但和其他「學校」畢業的克隆人相比，凱西等黑爾舍姆校友對待生活表現出了更真誠、更積極的態度。特別是一直在黑爾舍姆的校友中流傳的謠言——只要兩個克隆人真心相愛並自我證明，就可以延緩「捐獻」的時間，這不正是古老的「真愛拯救」神話的翻版嗎？這一切無不暗示我們，善意足以塑造善行。就這樣，石黑從科幻進入，走過撲朔迷離的小道，最終回到了人類最美好真摯的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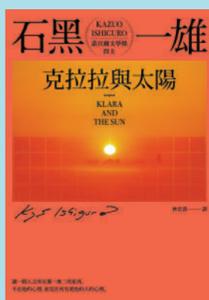
「石黑之旅」不可或缺的風景

石黑一雄的小說數量不算太多，大都已有中文版。如果把閱讀石黑比作一段旅程，《莫失莫忘》是不可忽略的途經點。與《長日將近》《遠山淡影》等筆法相似的作品相較，《莫失莫忘》的主角凱西、湯米等，是一群為高度發達的醫療需要而提供人體器官的克隆人，這讓小說戴上了科幻面紗；而與同樣屬於科幻題材的《克拉拉與太陽》相比，《莫失莫忘》又更加冷峻壓抑地書寫了宿命感，命運壓頂時的寧靜淡然，以及在夾縫中尋求夢想和希望的人生。

回憶敘事不是石黑的創造，但他以獨特的文字風格完成了文體再造，在文字、文體和情感的和諧和方面，達到了極高的水準。《莫失莫忘》「譯後記」中這樣描述：「石黑筆下遼闊的英格蘭一片青綠，長路漫漫，主人公隔着幾十年的光陰回望黑爾舍姆，彷彿為敘述加入了一層柔光或者霧氣」，「這種蘊藉沖淡的調子」讓東方讀者感到親切。石黑的文字綿長細密，筆筆藏鋒，如一張迷霧，罩住了閱讀之路，任由回憶者跳躍的思緒牽引着目光，慢慢揭開一段動人心魄的故事；其中蘊藏的強大情感力量，又如一塊磁鐵，把讀者深深吸入敘事之中，去思考每一處細節所具有的深意。書名「莫失莫忘」，來自小說主人公喜歡的一句歌詞，卻也像一句箴言，把小說的故事、人物、場景及其獨特的美學風格，刻印在讀者腦中，不遺不忘。



▲石黑一雄著《Never Let Me Go》簡體中文版《莫失莫忘》，上海譯文出版社。



▲《克拉拉與太陽》同樣屬於科幻題材。



▲《遠山淡影》是石黑一雄處女作，問世三十多年仍不斷重印。

《中國藝術史》(全新修訂版)

從遠古到二十一世紀，《中國藝術史》(全新修訂版)以時間為線索，釐清中國藝術發展脈絡，以通曉流暢的語言剖析器物、繪畫、書法、建築等門類在各個時期的表現形式、特點以及與其他文明的互動。與此同時，作者蘇立文(Michael Sullivan)不僅將藝術作品放置於廣闊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中討論，而且強調藝術自主性，倡導回歸藝術自身來理解藝術史的演變。

芝加哥大學教授巫鴻評價，蘇立文的《中國藝術史》是介紹中國藝術的經典著作，被許多知名院校選為教科書。目前版本是蘇立文對既往版本繼續修訂的結果，也是著者去世前推出的最後一版，包括了一些重要考古新發現，增益了與書法、女性畫家和現當代藝術有關的內容。

蘇立文一九四〇年代來到中國，並開始接觸中國藝術，結識了龐薰萊、吳作人、丁聰、郁風、關山月、劉開渠等中國現代藝術家，此後一直與幾代中國藝術家和諸多藝術機構來往密切。畢生專注於中國藝術的研究和傳播。



▲邁克爾·蘇立文著、徐堅譯《中國藝術史》(全新修訂版)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《香港原生植物圖鑑》(中英雙語)

這本圖鑑為「胡秀英植物標本館科學繪圖系列」的第一冊，以科學繪圖融合植物藝術墨線圖的方式，詳細介紹二十種香港原生植物；而細膩的科學繪圖及鑒定級的特徵描述，更可作為鑒定植物品種的參考資料。

二十個原產品種當中包括十五種稀有及瀕危植物，對於香港植物的保育，以及對植物學家、植物愛好者和繪畫者來說，圖鑑具特殊、重要的價值。

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黃錦波表示，本書內容表達方式創新，每個品種的特徵繪圖及註解精準，並附有憑證植物標本和詳細參考文獻，讓讀者了解植物鑒定的原則和資訊。



▲劉大偉、李敏貞、王曉欣著，王天行編《香港原生植物圖鑑》(中英雙語)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。